

第十三章

由於福爾摩莎村社租金甚高，年收入超過二十萬荷頓，該項收入將隨著中國人的不斷湧入，和農業種植的擴大而增加。作物什一稅只稻米一項，今年為公司提供四萬荷頓，明年肯定將增至十萬荷頓，公司抽取中國人的人頭稅及其他稅收尚未計算在內。…今年福爾摩莎的盈利總計 806, 239. 04. 05 荷頓，除去一年的開支，剩餘純利 569, 899. 06. 05 荷頓。——《東印度事務報告》總督 Cornelis van der Lijn，一六四九年一月十八日



乾隆年間繪〈番社采風圖〉之〈糖部(广部)〉，即榨糖作坊。台灣種植甘蔗、製糖始自荷據時期，但其時由漢人為之，原住民尚不諳此道。

第二天（七月二十三日，陽曆八月三十日）破曉時分，郭懷一、病尉遲和萬大明就搭乘郭家的漁船前往赤崁。郭家的漁船平時交給墾丁陳石頭使用，只要每天交幾斤魚給郭宅，並不額外收取租金。陳石頭年約五十，來台灣已二十幾年，早先還回內地老家過年，自從老伴過世，就不再回去了，平時就住在海濱的草寮中。

陳石頭為人忠厚老實，在他的記憶中，郭大爺從未搭船到赤崁過，那天清晨被郭懷一從睡夢中叫醒，說要搭他的船到赤崁，讓他既興奮又詫異。那名身材高大的黃臉漢子，讓他忍不住多看幾眼，他從沒看過臉色那麼枯黃而無表情的人。

陳石頭在曉色中扯起篷帆，搖著櫓，離開禾寮港。郭懷一等三個人都沒說話，陳石頭覺得奇怪，在他的印象中，郭大爺不是沉默寡言之人。那名臉色枯黃、面無表情的漢子，不用說，正是萬大明。這時如果扯掉人皮面具，就可以看出他的興奮表情。萬大明三月底離開漳州詔安，已四個月沒和萬門兄弟見面，如今即將見到和他情同手足的四哥，怎不讓他興奮莫名！

船行不久，台江上的漁船漸漸多了。這天風還算順，不過一個時辰，陳石頭的漁船就到了赤崁。台江其實是一鯤身等九座沙洲和台灣本島間的內海，赤崁一帶岸邊水淺，大船不能靠岸，只能用平底的舢舨接駁，到了岸邊，還得借助牛車，才能越過泥濘、踏上陸地。¹這天赤崁碼頭附近下錨的海船有七艘，他們很快的就找到一艘新上漆的雙桅大船。郭懷一讓陳石頭收起風帆，搖著櫓朝那艘髹著暗紅色漆的海船接近。

那是艘雙桅海船，船尾拖著艘救生小船，當時的海舶都有這種設置。病尉遲和郭懷一有意無意的多打量了幾眼那艘小船。大船船舷兩側各有兩支巨大的櫓，這是靠岸或離岸時操控船隻用的，進入海洋就會收到甲板上。船尾的舵並未收起，船頭上的錨也掛在船上，看來這艘海船隨時可能離開赤崁。

船上的水手十分機警，看到有船向他們接近，就靠在船舷上觀望，當魚船划到大船的底下，郭懷一仰首對大船上的水手高聲說：「請傳報四爺，就說九爺來看他了。」

過了片刻，船舷上出現了一個由字臉的中年漢子，萬大明一眼就認出來，正是他日夜懸念的四哥萬智！萬大明頻頻揮手，萬四有點遲疑，但隨即會過意來，命人降下繩梯，郭懷一、萬大明、病尉遲依次登上大船，病尉遲臨攀上繩梯時，輕聲囑咐陳石頭，他們將搭他的船回禾寮港，叫他停在原處，不要離開。

萬大明一登上大船，忙不迭的把人皮面具扯下來，連呼「四哥」，萬四一面回應叫「九弟」，一面拉著他的手，關心的問：「聽說你受傷了，好了沒有？」萬大明掄動一下右臂，興奮的說：「完全好了。」

萬智拉著萬大明的手，熱切地向郭懷一、病尉遲道謝，感謝兩人對他九弟的照顧。見過禮後，萬智招呼三人進入船內，病尉遲跨前一步，擋在萬大明前面，萬智笑笑，說聲請，率先踏上樓梯，病尉遲、萬大明、郭懷一魚貫跟進。這艘船不算大，船尾的甲板上有兩層船樓，經過狹窄的扶梯，登上頂樓，置身一間雅致的小廳堂中。

萬大明既高興又感到驚訝，心想：萬門總舵設在詔安山區的九甲，並未發展海上勢力，這麼體面的海船八成是國姓爺賞賜的。自己到台灣已經三個多月，萬門和國姓爺的聯絡一定更緊密了吧？他急欲知道詳情，但基於萬門的規矩，不能當著外人談論門內的事，就把已吐到口邊的話收住。

賓主坐定，萬四再次向郭懷一和病尉遲致謝，接著熱切地對萬大明說：「九弟，我們已四個多月沒好好聊聊，我看你就搬到船上住幾天吧。」

萬大明連聲說好，病尉遲卻說：「昨天是紅毛仔的禮拜日，我讓玉鳳告訴安娜姑娘了，說你已回到赤崁，她說今天就要來看你……」

「今天？」萬大明急切的打斷病尉遲的話，「今天她要來看我？」

¹ 台江是十七世紀時由瀉湖所形成的內海。台江的東岸，就是普羅民遮市街（赤崁街）與一六五三年興建的普羅民遮城；西岸是綿延不斷的沙洲，其中最大的一座一鯤身，熱蘭遮城與大員市街（台灣街）座落其上。歷經滄海桑田，台江已淤積無蹤，一鯤身和陸地連為一體，原座落海濱的普羅民遮城（赤崁樓所在位置），已離海甚遠了。

病尉遲認真的點點頭，沒作解釋。萬智先是一愣，繼而做聲大笑：「我一到赤崁，就聽說你結識了荷蘭姑娘安娜，想不到我九弟也過不了美人關！咱哥倆相聚不急於一時，你先去會那荷蘭姑娘吧！」

萬大明赧顏地低下頭，心中慚愧萬分，他就是說不出江湖人常說的話：「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」萬四望望他九弟，又是做聲一笑，對郭懷一和病尉遲說：「本來要請兩位在船上便飯的，那荷蘭姑娘說不定已到了禾寮港，我看你們就帶我九弟先回去吧！」

萬大明掙扎著抬起頭來，鼓起很大的勇氣對萬智說：「四哥，江湖人輕色重義，我不是不知道，只因安娜姑娘對我有恩有義……」

「你就不用多解釋了，」萬智打斷萬大明的表白：「你的心思四哥全都明白，沒人會說萬門老九不是條義氣為重的漢子。」

萬智說著，拿起身邊的一個小包裹，微笑著說：「你四嫂給你做的新鞋，要我捎來的。」萬大明接過包裹，心中感激萬分，這幾年來他的鞋子都是四嫂做的。

萬智拉著萬大明的手站起來，走出那間雅致的廳堂，到了甲板，萬智依依不捨的對萬大明說：「咱哥倆明天好好聊聊。」說著又對郭懷一和病尉遲說：「明天我要和九弟談談我們萬門的事，就讓大明自己來吧。」

萬門的家務事當然不能讓外人知道，這是起碼的江湖規矩，郭懷一和病尉遲哪會聽不出來！於是連聲說是。臨走，郭懷一指指陳石頭的漁船對萬智說：「四爺，明天上午讓大明坐這條船過來。」

□ □

三個人上了陳石頭的漁船，萬大明又戴上人皮面具，變回上船時的模樣。陳石頭搖著櫓，把船划離大船，接著扯起篷帆，藉著側風朝禾寮港的方向駛去。

台江相當寬，但航道狹窄，海船要有領水人領航，才敢在台江航行。陳石頭的漁船不過是一葉蚱蜢小舟，沒有擱淺的顧慮，他只要把定櫓，偶而調整一下方向，就不會過於偏離航道。

一路上三個人沒說什麼話，陳石頭心裡納悶，他印象中的郭大爺生性好客，見了朋友總是說個沒完，今天怎麼不說話了？尤其是那個面無表情的黃臉大漢，從頭到尾就沒聽他開過口。那臉色枯黃、鬚髮卷曲的中年漢子，大多數時間都在閉目養神。

許多問題在陳石頭單純的腦筋中縈繞，他解不開，就不再多想。可以確定的是，那艘新髹紅漆的海船是從內地來的，黃臉大漢和鬚髮卷曲的中年漢子可能從內地來到台灣不久。他的心思一下子轉移到內地的老家：老伴過世了，獨子跟隨同鄉到什麼滿刺加去了，老家已沒親人，看來自己只有老死台灣……。他又想到，那年大旱，要不是來到台灣，可能早就餓死了，想到這裡，又對台灣這塊土地產生一種貼心的感情……

陳石頭在想前想後時，萬大明的心中只有一個安娜，兩個多月沒見，真像過了兩年似的，他恨不得趕快回到禾寮港，以免心上人撲空。他很想問問病尉遲，

郭玉鳳到底傳回來什麼話，但這位平時略帶詼諧的大哥，卻一直雙目內視，像在調節呼吸，修練內家功法。再望望郭懷一，棗紅色的臉膛顯得更深、更紅了，兩人的眼光一接觸，郭懷一就不自覺地移開，萬大明不免納悶，這不像他的郭大哥啊！

約兩炷香功夫，陳石頭的漁船就回到禾寮港了，這時已近晌午，太陽毒得像火一樣，岸邊不見半個人影，郭懷一帶著兩人走進一片甘蔗田，來到一間蔗寮，這是墾丁搭來休憩用的，高度和甘蔗差不多，從外頭根本就看不出來。

郭懷一率先進入草寮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病尉遲和萬大明跟著坐下。蟬聲震耳欲聾，久未言語的郭懷一，擦擦額頭上的汗跡，湊近萬大明的耳朵說：

「大明，你現在還不便現身，就暫時躲在這裡吧。」

萬大明點頭說好，郭懷一又認真的囑咐他：「今晚周兄會來給你送吃的，周兄沒來之前，千萬不要走出這片甘蔗田。」

郭懷一說完，拉起病尉遲就要離開，萬大明心裡納悶：「不是說安娜要來看我嘛，怎麼都不提安娜？」他再也按捺不住，緊盯著病尉遲問道：

「大哥，安娜姑娘是怎麼對玉鳳說的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」病尉遲攤攤手：「兄弟，安娜來了，我就把她帶到這裡，你千萬不要亂跑。」

病尉遲說著，雙足已踏出草寮，郭懷一跟在後頭，一陣窸窣窸窣，兩人在甘蔗田中失去蹤影。

□ □

「周兄，」郭懷一估量萬大明已聽不到他們的話聲，才對病尉遲說：「如果我們想錯了，到時候怎麼向大明解釋？」

「我倒希望錯了，不過——，應該錯不了。」

「你是說，萬四和林步雲他們有關？」

「唉——！」病尉遲長嘆一聲：「國家亡了，什麼怪事都可能發生。兩個多月前林步雲前來狙殺大明，我就懷疑萬門出了內奸。大明的金蟬脫殼之計，終究會被韃子識破的，郭兄，你不認為萬四出現得蹊蹺嗎？」

郭懷一沒有回應，病尉遲又說：「我一直差人注意那艘船，昨天還下錨、收舵，今天怎麼起錨、下舵了？莫不是想騙大明上船，隨即離開赤崁？我愈想愈覺得不對，就臨時編了個謊，萬四果然是老江湖，他來個順水推舟，明天大明一人上船，他剛好來個甕中捉鱉……」

「可是那艘救生船和昨晚的船不大像，要說昨晚的夜行人來自那艘船，最可能乘坐的就是那艘救生船。」

「這個——，我也想不通。」病尉遲把話一轉：「周兄，你說今晚夜行人還會不會來？」

「如果和那艘大船有關，今晚就不會來了。」

「我也這麼想。」

「周兄，我們誑騙大明的事，明天怎麼向他解釋？」

「先不要說破，只說安娜沒來不就得了。」

「不說破的話，豈不眼睜睜的讓大明涉險，周兄，我們總得想個辦法。」

「辦法嘛，我看只有暗中監視，如果大明上船後，篷帆就扯起來，那就表示我們猜對了，趁著還沒開航，趕快上去營救，郭兄，您看這個辦法如何？」

「我能想到的也是這個辦法，只是不知船上有哪些人？」

「恐怕還是林步雲、江天佐他們吧！」

「周兄，如果不幸言中，肯定將是一番惡戰。」

病尉遲跡近哭笑：「郭兄，老爺的八大護衛、四大護院能在台灣相會，也是盛事一樁嘛！」

郭懷一爲之淒然：「那晚看不清對方，殺來殺去反倒容易，明天不知怎麼面對那些老弟兄？」

病尉遲也嘆口氣：「咱們算得了什麼？清兵南下，八旗能有多少人，還不是靠降兵降將替他打天下！自家人打自家人，不就是咱們大明的氣數嗎？」

「是啊！咱們大明怎麼淨出些變節的文臣武將？」

「郭兄，別人咱們管不了，明天看你我的了。」

郭懷一不加思索的點點頭，拍拍病尉遲的肩膀說：「如果我戰死了，你要幫我完成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紅毛仔男女老少加起來不過一千多人，咱們的人有一兩萬了，我就不信打不過他們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麼！」病尉遲打斷郭懷一的話，「如果你死了，我豈能全身而退？至於趕走紅毛仔，我在台灣認識幾個人！誰肯聽我的！」

郭懷一先是一愣，繼而覺得病尉遲的話句句真實，的確，趕走紅毛仔的事沒有人能代替他。他若有所思的說：「咱倆都不能死，只要適時救出大明，咱倆就一定死不了。周兄，咱們好好想個辦法吧！」

□ □

蔗寮中雖曬不到太陽，但茂密的甘蔗擋著風，裡面相當悶熱。有道是心靜自然涼，萬大明不是心浮氣躁之人，但因期盼伊人心切，任何一個風吹草動，都以爲安娜來了，他不時走出蔗寮，可是除了令人焦躁的蟬聲，哪有佳人的蹤影！

直到日落西山，病尉遲仍未帶安娜姑娘來會。他想起安娜喬裝農婦前來表白心意的一幕，安娜一向行事果決，除非發生不可抗拒的事，是不可能言而無信的。那麼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是自己的行藏敗露了嗎？還是丹克爾上尉又有什麼花招？他有一種不祥的感覺。

郭懷一和病尉遲的反常舉止，他不是看不出來，當萬四要留他在船上盤桓些時日之時，病尉遲忽然提出安娜來訪的事，這不像老江湖說的話嘛！但幾個月相處，他對病尉遲和郭懷敬服有加，也就深信不疑了。他當然知道，病尉遲一直懷

疑萬門出了內奸，他不怪病尉遲會這麼想，外人哪知道萬門弟兄如何手足情深？病尉遲對萬門的懷疑，也曾襲上萬大明的心頭，但每思及此，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罪惡感，使他不該也不願再分析下去。

太陽下山後，蟬兒不再鳴叫，蟋蟀、螻蛄、螽斯等鳴蟲和溝圳中的蛙鳴，形成一齣無盡止的大合唱，較白晝的蟬鳴更為嘈雜。數不清的螢火蟲在甘蔗田裡飛舞著，有些就落在蔗寮的屋頂和牆上，甚至飛進寮內，這天是七月二十三，下弦月出得晚，螢火蟲的光亮就更顯眼了。

已入夜了，安娜姑娘不可能來訪，萬大明定下心來，眼觀鼻、鼻觀心，屏除思慮，開始靜坐。他自十六歲到少林寺學藝，打坐已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。內家功夫修為到上乘境界，思維就像抽屜一般，可以選擇性的開啓或關閉，讓腦儘量得到休息。

儘管蔗園中蛙鼓蟲鳴響成一片，他的大腦卻自動把嘈雜的響聲濾除，思維愈來愈空明，終至什麼都聽不到了。不過，這時要是有什麼異樣的聲音，縱然極其輕微，也會被他的大腦所捕捉，聽覺反而變得更靈敏了。

一旦進入無我、無相的境界，時間就失去意義，不知過了多久，萬大明的意識中出現了有人接近蔗寮的聲音。「是的，有人來了！」他仔細的聽，那不是一個人，至少有三、四個人！「是病尉遲和郭懷一帶著安娜來了嗎？」他的興奮維持不了幾秒中，就被自己的聽力否定了：來人步伐沉穩，都是練家子，不可能是安娜。那麼來人是誰？

多年的江湖閱歷，使他不致貿然走出蔗寮。他明白，如果來人是病尉遲和郭懷——他們，自然會喚他的名字，從聲音上就可分辨；如果是其他人，最好的策略就是以靜制動。在台灣，他有兩股敵對勢力，一股是丹克爾上尉，另一股就是韃子的殺手，沉穩的腳步聲，顯然屬於後者。

萬大明躲藏的那間蔗寮，四壁用單層甘蔗紮成，有很大的縫隙。他悄悄站起來，順著來人的腳步聲從縫隙裡極目望去，無奈外面的甘蔗種得太密，什麼都看不見。來人的腳步聲愈來愈近，他幾乎已可確定，來人共四個，顯然不是郭懷——和病尉遲！

當萬大明暗中運氣準備應敵時，幾條黑影已撥開茂密的甘蔗出現在眼前，這時從黑影中傳來一聲再也熟悉不過的聲音，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夢中。